

新人生

「土耳其」奥尔罕·帕慕克 著

蔡鹃如 译



Yeni Hayat

Orhan Pamuk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I374. 4/2+1

2007

Yeni Hayat

Orhan Pamuk

蔡鹂如 译

「土耳其」奥尔罕·帕慕克 著
新
人
生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人生 / (土) 帕慕克 (Pamuk, O.) 著; 蔡鹃如译.
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7

书名原文: Yeni Hayat
ISBN 978-7-208-06836-0

I. 新... II. ①帕... ②蔡... III. 长篇小说-土耳其-现代 IV. 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5024 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责任编辑 李恒嘉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

世纪文景

新人生

[土] 奥尔罕·帕慕克 著
蔡鹃如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9.75
插 页 2
字 数 214 000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6836-0/I · 376
定 价 25.00 元

中文版序言

奥尔罕·帕慕克

在我所有的小说中，都有一场东方与西方的交会。当然，在做出此种声明的同时，我很清楚所谓的东方和西方，其实皆为文化的概念；也就是说，它们都是想像的产物。尽管如此，无论两者的想像成分有多少，东方和西方毕竟仍是事实。我所指的，并不单纯只是我们在地图上所见的地理事实，而是它们影响我们生活的文化事实。东方与西方蕴含深邃而独特的传统，决定了人们的智慧思想、感知能力及生活方式。对我的家庭和我而言，置身于伊斯坦布尔中心，这些传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，总是混杂的。东方与西方的交会，并非如人们以为的是通过战争，相反，一直以来，它都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中，通过物品、故事、艺术、人的热情与梦想进行。我喜欢描述人们生活中此种互动的痕迹。在当中，我看见东方与西方寻求互相了解、互相争战，或是彼此融合妥协，我看见人们的灵魂在这两种传统的影响下受到撼动或改变。这让我深受感动，就如同沉醉于爱情的初始、凝望着自然美景，或是浸淫于历

史的美好点滴。如今我的书在中文世界出版，意味着它们将能被众多西方以外、承继了伟大丰富传统的人民所阅读。中文的读者们，相信也能了解并喜爱我书中的角色、体会他们的深情挚爱、看见他们的周遭景色，并且与他们一起幻想往昔。你们将再次让我领会到，小说的艺术绝不仅是欧洲的概念。透过“小说”这个西方的产物来表达全世界的人性，对于土耳其和中文的读者及作家而言，皆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艰巨任务。

即使听了相同的故事，每个人的体验，也都大为不同。

——诺瓦利斯^[1]

某天，我读了一本书，我的一生从此改变。即使才展开第一页，它的强烈冲击仍深深打动了。书本搁在书桌上，我就坐在桌前读它，但感觉自己的躯壳脱离了，从座椅上被抽离开来。尽管觉得自个儿已经分裂，我整个人仍完好如常。这本书不仅对我的灵魂起了作用，对我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。这股强大的力量从书页中冲出一道强光，照亮了我的脸庞。那炙热的白光，眩惑了我的思维，却也令我的心智豁然开朗。身处此等亮光中，我或许得以重铸自我，也可能迷失方向，在这道光线中，我已然领受到以往不曾察知的影子，并展开双臂拥抱它。我坐在桌旁翻着书页，不太明白自

[1] Novalis, 1772 ~ 1801, 德国浪漫派诗人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己所读为何，但随着书本一页页被翻过，读着书上的文字，我的人生亦随之改变。对于降临在眼前的每一桩事物，我可以说毫无心理准备，觉得彷徨无助。因此，过了半晌，我本能地转开脸，仿佛想保护自己，免得受书中澎湃而出的力量波及。我惊惧地发现，自己开始意识到，周遭的世界正经历彻头彻尾的转变。一种从来不曾体会的孤寂突然降临——仿佛我被困在一处人生地不熟、对当地语言及风土民情一无所知的乡村。

纵然那份寂寥感令我备觉无助，但我更热切地把全副精神集中在书上。除了那本书，世上没有任何力量，能把该采取的步骤、该相信的真理或该观察的事物，一一向我揭示；它更引领我，身处在新的国度中，我的人生道路之所从。我继续读下去，一张张翻着书页，仿佛正在读一本能够指引我穿过陌生蛮荒之地的旅行指南。我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说，帮帮我吧，帮助我即使遭逢不幸，也能安全、毫发无伤地找到新人生。但我知道，这个新的人生是建构在这本旅游导引的字里行间的。我逐字读着，试图找到该走的路；但我同时也想像着，那让我惊异、必然令我迷途的层层惊奇。

那本躺在我桌上的书，散发的光芒反射在我脸上，但它似乎和屋内其他我熟悉的东西没有两样。当我以欢喜及惊叹的心情，接受眼前的新世界中有着新人生的可能性，我明白，这本激烈改变自己人生的书，实际上非常平凡。我的心逐渐对书中承诺的神奇新世界打开门窗，而我似乎忆起了引导自己与它结缘的偶然机遇。然而，这份记忆不过就是一个粗浅的影像，甚至没能在我的意识深处

留下印记。随着我继续翻动书页，某种程度的惧怕，某种念头，加速在我脑中成形：书中揭露的新世界十分陌生、古怪，这个景象令我惊愕，为了避免自己深陷这个世界不可自拔，我急着想感受任何与“当下”有关的事物。

一旦我把视线从那本书挪开向上望，看着我的房间、我的衣橱、床铺，或把眼光掠向窗外，却发现已不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该怎么办？恐惧占据了我的心房。

时间一分一秒随着翻动的书页流逝，远方有火车经过。我听见母亲出门离开又回来；我倾听这个城市日复一日的喧哗，聆听街上卖酸奶的小贩铃铛的叮铃声，还有汽车引擎声，倾听所有熟悉的声音，仿佛认真听着充满异国风情的音调。一开始我以为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但其实是女孩子们在跳绳。我以为天将开始放晴，雨水又啪嗒啪嗒打在我的窗上。我翻到下一页，再一页，一页页读下去；我看见光线从另一个人生的入口渗入；我看见自己所知与不知；我看见自己的人生，看见自己将来会走的人生道路……

随着指尖翻阅的书页渐增，那个我从来无法想像或不能感知的世界，更加渗入我的身体，盘踞我的灵魂。从前我知晓或考虑的事，如今都成为鸡毛蒜皮的小事；过去我无法意识到的一切，却从它们的藏匿处一个个现身，对我传送讯息。如果有人要我形容它们，仍继续阅读下去的我，看样子也无法给予明确的解答。我知道自己正慢慢迈向一条不归路，也明白过去挑起我兴致与好奇心的事物，已经被我抛在身后；对于眼前这个天地万物都值得关注的新世

界，我则既兴奋又欣喜。当这个新世界中的丰饶、多样性与可能的复杂性转为某种恐惧，我全身因顿悟的兴奋而颤抖，双腿不住地晃动。

在那道从书中猛冲而出、映照在我脸上的光束中，我惊恐地看见寒酸的房间、发狂乱闯的巴士、被雨淋湿的人们、模糊的字母、破败的城镇、失落的生命，以及幽灵。其中还有一场旅程，永远都关乎一场旅程。我看见某个目光一路追随着我，它总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，却又消失；因为它是那么难以捉摸，反而让人更想追寻它。那道注视的目光温柔和蔼，没有内疚，没有指责……我多么想成为那眼神，我多么想置身能被那种目光注视的世界。因为渴望太深，我几乎相信自己身处那个世界。但我甚至不需要说服自己：事实上，我存在于那里。因为我存在于那里，当然，这本书一定与我有关。有人已经看透我的想法，并把它付诸文字。

因此我了解，书中的文字与其意义，必然也和一般书籍相异。一开始我就明白，那本书是特别为我而写：并非因为书中洋溢着深入我心的惊人词句和华丽词藻，而是我隐约认为，书的主角是我。我捉摸不出自己为何要顺从这份感觉，但是或许我知道自己只能屈服，才能参透充斥书中的谋杀、意外、死亡与失落的信号。

因此，当我读着那本书，想法跟着改观，那本书也随我的想法变换。我昏花的双眼，已无法分辨那本书里的世界与存在于世界上的那本书，其间有何差异。就好像一个奇异的世界，一个完整的宇宙中所有的色彩与物质，都囊括在那本书的字里行间。我带着欢

喜的心情阅读它，脑袋生出许多奇思妙想。我开始了解到，那书中起初向我低语，继而重重冲击我，甚至无情地逼我就范的每样事情，其实一直都存在，此时、此地，在我灵魂深处。那本书找寻到遗失多年、早已尘封的宝藏，并让它重见天日。我觉得自己可以把所读占为己有。读到书末某处，我想说，我的想法与它不谋而合。而到书近尾声，完全折服于那本书描述的世界之后，我确实黎明前的微光中，看见死亡以光芒万丈的天使形象现身。我见证了自己的死亡。

我突然明白，我的人生远超过自己的认知。从我房间或街上的周遭俗世事物中，我无法理解那本书要告诉我什么，我却不再害怕。再也看不到那本书，才是当时惟一令我恐惧的事。我捧着那本书，嗅着书中散发出的油墨与纸香，仿佛回到童年时期从头到尾看完一本漫画时的感觉，连书的味道闻起来也没变。

我站起身，像小时候那样把前额抵在冰冷的窗玻璃上，向窗外的街道上望去。五个小时前，也就是中午过后不久，我刚把书摆上桌开始阅读，一辆卡车停在对街（现在已经离开了）；一户人家搬进对面空置的公寓，带着镜子的衣柜、笨重的桌子、置物台、盒子、台灯……一件件从卡车上搬下。由于新屋的窗帘没有拉下，借着一只点亮室内的无罩灯泡，我看见那对中年父母、年纪跟我相仿的儿子，还有他们的女儿；他们在电视前享用晚餐。女孩的头发是淡棕色的，电视屏幕闪着绿光。

我注视新邻居一会儿。我喜欢看着他们，或许因为对我而言

他们是陌生人，或许因为凝视他们给了我安全感。我并不希望原本熟悉的世界全盘翻转，彻头彻尾改变，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房间已不再是原来的房间；街道也今非昔比；朋友们也不似从前，连母亲亦不复原貌。这些改变暗示了某种莫名的敌意、恐惧和威胁。我离开窗台几步，但没再去翻动那本躺在桌上诱惑着我的书。那个引领我人生偏离正轨的物体，就在我的身后，好整以暇。无论如何背向它、抗拒它，一切已经在书页中衍生展开，我将走上那条路，再也无法拖延了。

硬生生切断一个人与过去的联系，那一刻真令人不寒而栗。我也像许多因为灾祸而无法挽回过去的人一样，假想人生终将回复原貌，企图安慰自己，降临身上的并非某种可怕的事，也非意外或大灾难。但身后这本书的存在，却如此明显的暴露在我的感官面前，我甚至无法想像自己的人生该如何回到从前。

母亲喊我吃晚饭时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状态离开房间的；我坐下来，仿佛对新环境不够熟悉，试着要说几句话。电视开着，餐桌上摆着炖土豆和碎肉、凉拌的焯韭菜、青蔬沙拉和苹果。母亲提起刚搬到对街的邻居，讲到她老老实实在家坐了大半天，整个下午都认真写作业，提到她上街购物、外面大雨倾盆、电视晚间新闻和播报员。我爱母亲；她是一个温柔、优雅、富有同情心的美丽女士，想到自己读了一本让我就此远离她的天地的书，我感到很内疚。

我猜想，如果那本书是为每个人而写，那么人世间的生活可

能不会再以如此缓慢悠然的步调前进。但换个角度，这位理性的工科学生也就不会认定那本书是特别为他所写的。然而，若它并非针对我一个人而写，外面的世界为何还是与过去相同？我甚至害怕去想，那本书或许是一个单独为我打造的谜团。后来，母亲洗碗时我想帮忙，因为碰触她或许能让我从那个投射自身于其中的世界，回到现实。

“甭费心，亲爱的，”她说，“我来吧。”

我看了一会儿电视。或许我能进入那个世界，不然就一脚踹进屏幕里。但这是我们家的电视，我们每天观看的，像是一盏夜灯，是家中的守护神。我穿上外套和外出鞋。

“我要出门。”我说。

“你几点回来？”母亲问，“要我等门吗？”

“不用，不然你又得看电视看到睡着。”

“你房间的灯关了没？”

我跨出门外，迈向生活了二十二年的童年领地。我走在街上，仿佛踏进某个奇怪国度的危险地带。十二月潮湿的空气微风般轻触我的脸庞，让我觉得，某种东西已经从旧世界渗透到了我所进入的新世界；某种我最好尽快穿过这些建构我人生的街道的东西。我感到自己飞奔起来。

我沿着没有路灯的人行道快步行走，闪过笨重的垃圾箱、泥洼，看着新的世界随着跨出的步伐渐渐成形。我从小就熟知的法国梧桐和白杨树依然是相同的法国梧桐和白杨树，但它们与我的强

烈联系及记忆都已经被剥夺了。我端详着这几株枯槁的树木，望着熟悉的两层楼房，以及那幢污秽的公寓建筑。从它还是灰泥坑开始，我就一路看着它，看它从架起屋顶到砌上砖瓦，到后来新玩伴搬进去，我们在这块地上一起玩耍。但这些过去的影像，并非生命中无法抹灭的片段，而是我不记得曾拍过的相片：我认出那些暗影、点着灯的窗头，以及园中的树，还有入口处的文字，而这些我认得的物体却不能触动我的情感。我原有的世界就在四周，在对街，在这里，在那里，到处都是；它是熟悉不过的杂货店窗户，是埃伦廓伊车站广场的街灯，是果菜商那台还在烘焙面包与水果塔的烤箱。我的旧世界在手推车里，在那间叫作“人生”的蛋糕店中，在破烂的卡车、帆布，在人们一张张疲惫朦胧的脸上。我让那本书偷偷进驻心田，仿佛它是罪恶的化身。面对在城里夜灯下温柔闪烁的各种旧世界回忆，我硬下心肠抗拒。我想逃离这些熟悉的街道，想要抛开被雨水打湿的树木透出的悲伤气氛；我想远离反射在柏油路与雨水坑中、明晃晃高挂的杂货商及肉店的招牌和广告字体。一阵微风吹起，打落树上的小水滴，耳畔轰然作响。我作出结论，那本书一定是授予我的谜团。恐惧紧紧抓住了我，我想和别人说说话。

我在车站广场走向青年咖啡馆，一些邻居好友晚上还是会在那里碰头，打打牌，看足球，或者只是过去晃晃。我在大学认识、在他父亲鞋店帮忙的朋友，还有另一个踢业余足球的邻居，坐在后头的桌子旁，正在电视屏幕闪烁的黑白光线照耀下聊天。他们面前

有一份被太多人翻烂而四分五裂的报纸、两杯茶、香烟，还有从杂货店买来偷藏在一张椅子上的啤酒。我需要与人长谈，可能要谈好几个小时，但没过多久我便知道，不能找这两位仁兄。忧伤攫住了我，有一瞬间，泪水涌进眼里，但我傲慢地打起精神思索：我只会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示给经过严格挑选、已经身在那本书的世界的人看。

我差点相信已经完全掌握自己的未来，但我也明白，目前掌控我的，是那本书。它不但像秘密或罪孽般渗入我的体内，也把我引入某种无言的梦境。置身这些沉默的同类之中，我要上哪儿找能够说话的人？我要在哪里，才能找到那个与我心灵对话的梦境？其他看过那本书的人，究竟在哪里？我要到哪里找他们？

我穿越铁轨走上暗巷，踩着卡在人行道缝隙中的枯黄秋叶。一种乐观的感受在体内强力涌现。但愿我能就这么一直走下去，快步走着，不要停下来。多希望我能踏上一段段旅程，那么就能够触及书中的世界。我心中那股新人生的光芒，在很远的地方，甚至存在于难以到达的境界，但我感觉得到，只要一直走，自己就离它更近。至少，我能把旧人生抛诸脑后。

当我抵达海边，惊异地发现海水竟然呈现沥青般的深黑色。为什么以前我没注意到，夜里的马尔马拉海^[1]居然如此漆黑，像一块铁板，又这么阴森残酷？尽管声音微弱，但是就像在那本书引诱

[1] Sea of Marmara，土耳其内海，亚洲和欧洲部分分界线的一段。

我进入的片刻宁静里，有人说着一种我初次听到的语言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这片温柔摇曳的水波，如同读那本书，内心感到自身难以抚平的死亡时所现的闪光。然而，这并非真正死亡所带来的“大限已至”的感受，而是一种看到他人展开新人生的好奇与兴奋，让我跃跃欲试。

我在沙滩上随处走着。孩提时代，我常和邻居孩子来这里，翻看海水冲刷沿岸后残留的东西——锡罐、塑料球、瓶子、塑料拖鞋、晾衣夹、电灯泡、塑料娃娃——从这些宝物中找寻神奇护身符。有了这闪亮的新玩意儿，别人就无法看穿我们。受到那本书的启发，这一瞬间，我有了新的认识。现在，假如能够挖出并端详存在于我旧世界的任何东西，那么它们应该可以被转化为孩子们最爱找寻的神奇宝贝。同时我又非常困扰，感觉那本书把我隔绝于世界之外。我觉得漆黑的海面会突然上涨，把我卷进去，吞噬我。我被焦虑包围着，开始快步行走，并不是想借自己的每一步观察新世界渐渐成形的过程，而是想快点回到我的书房，与那本书独处。我的步行几乎变成奔跑，想像自己是由那本书散发的光芒所创造的人物。我的心情因而和缓下来。

父亲有个年纪相仿、同在国家铁路局工作多年、甚至晋升稽查员的好朋友，他在《铁路》杂志上为铁路迷写文章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绘制儿童连环画册，出版过一系列《儿童冒险故事周刊》。当时，我经常在下课后狂奔回家，只为了一头栽进“铁路人”雷夫奇

叔叔送我的《彼得与伯提夫》或《卡莫游美国》等连环画的世界，但这些童书总有一天会有结局。最后一页的“结束”大字，就像电影片尾一样，也是“The End”六个字母。我不但走到这个国度的出境口，而且不舍离去；更伤心的，是得知这神奇的王国只是雷夫奇叔叔信手捏造的。

相反，那本我想再读的书所有内容都是真的，所以我把它藏在心中，所以我飞奔而过的潮湿街道感觉并不真实，反而像是我被处罚抄写的无聊作业。毕竟，似乎对我来说，那本书揭示了我存在的意义。

我穿越铁轨，再度绕过清真寺。差点踩进烂泥坑时，我跳开，脚下一滑，一跤摔倒，一边膝盖撞上泥泞的人行道。我立刻爬起身，打算上路。

“老天，孩子啊，你差点跌了个狗吃屎！”一个看见我摔倒的大胡子老头说，“伤着了没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我父亲昨天死了。我们今天埋了他，他是个大烂人；他酗酒，打我妈妈，还不要我们。这几年，我住在华伦巴格。”

华伦巴格！我是怎么搞的，怎么会想出这个小镇的名字？这老头可能看穿了我的谎言，但我立刻说服自己其实只是我太聪明。我只能不断对自己说：“不要怕！不要怕！书中的世界是真实的！”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促使我说出这番话，是因为我编的谎言，还是那本书，或者是那老头茫然的神情？但是，我真的很害怕。

为什么呢？

我听说有些人读了一本书之后，整个人为之崩溃。我还读到一篇报道，有人在某个夜晚读了一本名为《哲学之基本原则》的书，他完全同意书中的见解，第二天便加入某个革命先遣部队，再过三天就因为抢银行被捕，最后吃了十年牢饭。另外，我听说有些彻夜阅读《伊斯兰教与新信仰》或《背弃西化》这类书的人，立刻放下声色犬马，皈依真主，坐在浸泡玫瑰香水的冰冷毯子上，坚毅地准备迎接尚未降临的五十年来生。我甚至遇到几位因为读了《爱让你自由》或《了解自我》这类标题的书籍而感动得不能自己的人，虽然这些人是那种相信占星术的一类人，却都可以完全真诚地说：“一夜之间，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！”

这本书带来的改变，在我脑中浮现可怖的景象，但下面的情景我甚至没想过：我害怕孤独。我怕自己这样的笨蛋最后可能做一些傻事，例如误解那本书、太过肤浅，或可能还不够浅薄、变得特立独行、在爱河中淹没；我也许知道那个世界的秘密，但终其一生却可笑地对毫无兴趣的人解说这个秘密的个中奥妙、身陷囹圄、被当成疯子、终于了解这世界比想像中更残酷，还有，没办法让美女爱上我。如果书的内容千真万确，如果人生就像我在书中读到的一样，如果书中的世界可能存在，那么你不可能理解，人们为何需要祈祷，人们为何在咖啡馆废话连篇、虚掷人生，大家为何晚上要坐在电视前而不至于无聊致死。你也不能理解，人们为何不愿意把窗帘完全拉上，只为了一旦街上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（比如一辆呼啸